

著 林语堂

The Works of Lin Yutang

张振玉
译

【精装典藏新善本】

京华烟云 [下]

Moment in Peking

全景再现现代中国50年的风云变幻



【精装典藏新善本】

京华烟云

[下]

Moment in Peking



林语堂 著
张振玉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京华烟云:全2册/林语堂著;张振玉译.--南京:
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4.11
(含章文库·林语堂集)
ISBN 978-7-214-13341-0

I. ①京… II. ①林… 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7057号

书 名	京华烟云(全2册)	
著 者	林语堂	
译 者	张振玉	
责任编辑	刘 焱	
装帧设计	李明宇	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	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邮编:210009	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 http://jspph.taobao.com	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	
印 刷	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	
开 本	880 mm × 1230 mm 1/32	
印 张	25	
字 数	670千字	
版 次	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	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13341-0	
定 价	55.00元(全2册)	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、
京
华
烟
云
、

著者序

关于《京华烟云》

人物表

上卷 道家女儿 001

/第一章/ 后花园富翁埋珠宝 北京城百姓避兵灾

002

/第二章/ 遇乱兵骨肉失散 贴告白沿路寻人 017

/第三章/ 曾大人途中救命 姚小姐绝处逢生 030

/第四章/ 沐恩光木兰入私塾 探亲戚曼妮交新朋

048

/第五章/ 母溺爱长子成顽劣 父贤达淑女富才情

068

/第六章/ 长舌妇恃恩行无状 贫家女倾慕富家郎

077

/第七章/ 平亚染疾良医束手 曼妮探病曾府栖身

089

/第八章/ 病榻前情深肠空断 绝望中徒祈幻成真	111
/第九章/ 拜天地孤独不成偶 入洞房凄凉又辛酸	124
/第十章/ 马祖婆呼风唤雨 牛大人作势装腔	140
/第十一章/ 训纨绔姚思安教子 食粘粽曾平亚丧生	149
/第十二章/ 北京城人间福地 富贵家神仙生活	158
/第十三章/ 乐郊游喜姚孔相遇 谈教育倡男女求学	168
/第十四章/ 为钱行曼妮设宴 苦离别银屏伤怀	187
/第十五章/ 沐书香寒门出才俊 别美婢纨绔痛出洋	204
/第十六章/ 遇风雨富商庇寒士 开蟹宴姚府庆中秋	215
/第十七章/ 听命运木兰订婚 逃圈套银屏出走	236
/第十八章/ 离香港迪人回北京 隐陋巷银屏迎故主	246
/第十九章/ 公子哥儿话时尚 莫愁妹子展辩才	257
/第二十章/ 终身有托莫愁订婚 亲子被夺银屏自缢	270
/第二十一章/ 木兰出嫁妆奁堆珠宝 素云吃醋唇舌逞毒锋	294

中卷 庭园悲剧 317

/第二十二章/ 施干才姚木兰管家主事 遭恶报牛财神治罪抄家	318
/第二十三章/ 牛家失势捉襟见肘 曾府燕居适性娱情	333
/第二十四章/ 迪人向善华妓从商 木兰生子暗香遇救	351
/第二十五章/ 遭子丧富商购王府 慕兄势劣妇交娼优	361
/第二十六章/ 迁新邸姚家开盛宴 试对联才女夺魁元	376
/第二十七章/ 红玉阿非纯情挚爱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	401
/第二十八章/ 娼妓做夫人煞有介事 劣妇追时尚得意忘形	413
/第二十九章/ 赏奇士莫愁嫁立夫 怀骨肉陈妈寻爱子	428

/第三十章/ 贪利追欢素云甘堕落 因情应势木兰议从商	441
/第三十一章/ 老多病遗臣却聘归隐 少年游才俊临水登山	456
/第三十二章/ 北京城新学旧派人文荟萃 静宜园淑媛硕彦头角峥嵘	476
/第三十三章/ 论中西耄老发奇论 悟签文玉女溺荷池	494
/第三十四章/ 利欲熏心王府探宝 职责已尽四海云游	520

下卷 秋季歌声 537

/第三十五章/ 堕落无耻素云遭休弃 钻营有术怀瑜又高升	538
/第三十六章/ 挥笔为文孔立夫结怨 爱国游行青少年遭殃	561
/第三十七章/ 姚木兰痛悼爱女 孔立夫横遭拘囚	583
/第三十八章/ 审案件法官发迂论 入虎穴木兰救立夫	600
/第三十九章/ 素云伴舞银屏得祭 姚老归来木兰南迁	623
/第四十章/ 老实人偏拈花惹草 贤父女知釜底抽薪	649
/第四十一章/ 疯狂掠夺日本走私 病榻缠绵木兰探父	675
/第四十二章/ 制毒牟利牛素云被捕 伤时忧国姚思安遗言	690
/第四十三章/ 报国洗前愆香消玉殒 除奸生差误李代桃僵	707
/第四十四章/ 日寇屠杀曼妮自缢 京华沦陷经亚南逃	728
/第四十五章/ 追随政府携稚小木兰入蜀 全民抗战汇洪流国力西迁	742

/第二十七章/

红玉阿非纯情挚爱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

饭后不久，祖母说她要小睡片刻，年纪较长的几位太太陪同她到前面的庭院去。其余的人就散开了。怀瑜说他要和家里人早走一步，因为有个约会。对莺莺来说，在这次的宴会上，她不算成功。虽然她丈夫在宴席上大放厥词，莺莺却觉得没有得到一位正式夫人的待遇，而且别的女人对她也不够大方。

姚先生把怀瑜和他家里人送到后门儿，就回来了，走到立夫身前，出乎立夫的意料，姚先生竟说：“你顶得对。好样的！”

莫愁说：“爸爸，您为什么这么说？最好不要得罪怀瑜这种人。”

姚先生大笑说：“好，我想立夫在你身边，比在我身边更安全。”

立夫说：“您听见他说拥护袁世凯那种元首，说那些废话，您不生气吗？几百万用来干这个，几百万用来干那个，好像国家大事由他一个人决定！”

莫愁说：“那有什么妨碍？他说他的，你听你的，听他说就和看戏一样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这种官僚就会把国家弄亡的。简直给民国丢脸！”莫愁看见立夫又动了火儿，觉得自己虽然骑上了一匹烈马，有时候也得把缰绳放

松一点儿，好让这匹烈马慢慢地跑一跑。所以她只好把话题改变了一下儿，她说：“他在大庭广众之间，那么炫耀他的姨太太，对他太太似乎不太尊重。”

珊瑚说：“我可不做他那个样子的太太。最好有人当面告诉他别人对他的看法。”

素云现在走过来，丈夫在那边儿和曾先生及素丹的哥哥素同说话，素同很认真谈起曾太太的胃疼。莫愁看见素云走近，就向立夫说：“他妹妹来了，说话小心。”

珊瑚说：“真是个好帮手！这么早就开始了。”

立夫的妹妹环儿说：“您不知道我哥哥的脾气。他自己的事不在乎，和他不相干的事倒蛮认真呢。”

莫愁说：“这是杨继盛的血统遗传。”

立夫说：“我对政治没兴趣。”

莫愁说：“你有兴趣，比别人都兴趣浓。我知道！”

“我？绝不会！”

姚先生说：“立夫，我女儿知道你，比你对自己知道得还清楚。你遇事听她的就对了。”

现在谈话不知不觉说到立夫的前途。虽然立夫不太了解自己，他觉得愿意从事新闻事业，而且结婚之后，打算出国留学。他的难处是他能说会道，洞察周围不利情势的本领颇为惊人，结果他便有了一种罕见的天赋，能直言不讳，用恰如其分的言辞把含糊的大意一语道破。人就是这样的：想到什么妙语就想表达，或出诸口头，或形诸笔下。立夫就生性急躁，嫉恶如仇，尤其不能容忍虚假和伪善。但是这种嫉恶如仇不过是因为对邪恶看得比旁人清楚。大家看到臭虫总是欲掐死而后快，孩子们也无不以扫除东西为快，就是成人，拭去污迹或者疏通积垢也总是同样感到痛快的。

这时传来了男孩女孩的呼叫，其中阿非的声音听得格外响亮。一个

“知了”形状的大风筝正在东北天空中向上挣扎飞起，但是孩子们却被远处的花木和山丘挡住。过了一会儿，红玉从树林里慢慢露出来，是她一个人，窈窕的身段儿，穿着米黄色丝绸的褂子。有时停下脚步，看看一丛花，然后又往前走，完全没理会有人正在望着她。她今天对的那副下联儿，大家颇为诧异，连姚先生也赞不绝口，珊瑚都听见了。

珊瑚说：“红玉真聪明！”

姚先生只说了一句：“太聪明。”

珊瑚喊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去放风筝？”

红玉回答说：“我刚才跑得有点头晕。”她脸上显得苍白，而且还在喘气。珊瑚说：“天气不好。抽冷子就热起来了。”

环儿说陪她进去，她说她很好，只是喘不上气来。环儿扶她坐在附近的石头凳子上。环儿说：“这片树荫很好，可以遮太阳。”

红玉由小身体单薄，动不动就感冒，热天晒太阳，也容易中暑。所以她有躲避太阳的习惯，也因而面色苍白。她的身体由于吃药太多弄坏了。再者吃东西太精细，太讲究，又太爱看小说。自从十二岁，她就吃虎骨木瓜酒，这本来是老年人喝来健壮筋骨用的。

那天早晨她起得早，和父母到花园儿里去散步，在别人来到之前，又和阿非高高兴兴忙了半天。那天午饭又特别晚，对联儿对得好，心里又兴奋。午饭之后，她又勉强和生龙活虎的阿非、丽莲各处去玩儿，跟着他们喘不过气来那么各处走。阿非说要放风筝时，她又勉强跟着去，忽然天又热起来，这都是原因。

环儿问她：“都是谁在那儿？”

“木兰，孙亚，他们。”

“‘他们’你指的是谁？”

“阿非，所有那些孩子，还有曾家姐妹。”

现在大家看见木兰立在土坡上，手里拿着风筝，分明是站在高处好把风筝放起来，下面远处有人拉线。

有两个孩子的母亲，还是个有身份的母亲，居然还这样玩儿，是有点儿出乎常人的意料。莫愁说：“哎呀，姐姐，真是不可思议！”

风筝放得高起来一点儿，木兰也跳起来，仿佛帮着风筝往上飞一样。但是风筝转了个弯儿，又钻下来。

几分钟之后，木兰不见了，阿非举着风筝爬上山坡，后面跟着丽莲，丽莲正在和阿非争着要那个风筝。

红玉打了个冷战，猛咳嗽了一阵。环儿说：“你觉得不舒服，咱们进屋去吧。”

红玉说：“我想我进屋去吧。”珊瑚就和她一齐走进屋去。

立夫说：“你那位表妹身体太单薄了。”

莫愁说：“每年春天她都觉得身体不好。去年春天，她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，可是她并不休息，她看小说一直看到深夜。看小说太多对少女不好。不过这还不算太严重，最坏的是她不能把事情看得开，而且好胜心太强。这就是她的病根儿。你听到人说‘庸人多福’吧？但是你听说过‘聪明人多福’吗？人最好糊里糊涂，才容易享高年。”

立夫问：“你和郑板桥看法一样了？”

莫愁说：“不错。”

郑板桥是清朝的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。曾经说：“聪明难，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。”

立夫问：“那么你已经转入糊涂了？”

莫愁说：“不错。”

“咱们去找他们好不好？”

莫愁和立夫找到放风筝的那一批人，一看所有的孩子都在那儿，有阿瑄、博雅、阿满、红玉的弟弟，另外就是木兰和她丈夫孙亚。曼妮在屋里，小喜儿看着阿瑄，玩儿得好快乐。莫愁问立夫，那群人里谁最快乐，立夫说小喜儿最快乐。

立夫问：“她现在多大？”

莫愁说：“我想是二十岁吧？”

“那么个大姑娘，还是那么天真烂漫。”

莫愁心中似含有隐秘，她微笑说：“难说。”莫愁走近木兰时，她喊道，“你们玩得好开心！姐姐，刚才我看见你放风筝了。好没羞！”

木兰擦了擦前额说：“看看我的鞋吧。刚才我从山坡上下来，差一点儿扭了脚腕子。都是阿非的主意。他不让姐夫安宁，非把他拉出去给他放风筝不可。”

莫愁问：“你知道红玉病了吗？”

木兰回答说：“是吗？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。最初她和我们玩儿，我没看见她什么时候走的。”

现在风筝已经放高了，只要有人扯着线儿就可以，现在是由小喜儿扯着。别人都进屋去之后，丽莲还和阿非与别的孩子们玩耍。

木兰说：“自从吃完午饭，阿非就忙着和丽莲玩儿，带着她看各式各样儿的东西，比如，新装的电话等，红玉极力想跟他们玩儿在一起。他们在电话机一旁站了好久，想叫什么号儿就叫什么号儿，然后挂起来不说话，这样跟接电话的人开玩笑。”

莫愁说：“他们俩处得那么好。丽莲也是那么活泼。他们俩喜爱的东西也一样，都是洋东西——电话、照相机、电影院。丽莲背着她父亲去看电影儿。红玉就大不相同了。”

立夫说：“她只爱中国的东西。她比丽莲聪明。”

木兰说：“聪明百倍哟。”

莫愁紧跟着问：“比谁？”

木兰向她妹妹悄声说：“咱们不是正说丽莲和红玉吗？”

立夫突然说：“那岂不糟糕？”

木兰抬头向他看，问他：“你指的谁？”

“那两个。”

木兰改正他说：“你指的那三个吧？”停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，“我

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莫愁现在赶了上来，在立夫右边走，木兰在左边走，因为路由此开始宽起来。他们三人进去看见那些太太们。木兰，莫愁，爱莲进去看红玉，她正在床上躺着，母亲坐在床边儿。环儿也在，正和她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木兰离开，回婆家去。环儿和莫愁还在。莫愁虽然她是在公立学校念书，并非和红玉同学，但是她看红玉和自己的妹妹一样。她看见红玉的脸还显得激动未平，躺在床上，头和脖子用枕头垫起来。虽然她的下巴是圆的，样子蛮好看，像个少女的脸，但是显得特别清瘦，两颊的红则是虚红，不是真正的健康。

莫愁问红玉说：“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”

红玉回答说：“只觉得头沉。好像我那春天的病又发了。人和花草是一样的。你们那么强壮，那么幸福。我想你们的树结得果实累累的时候，我就像枯萎的花瓣儿在水上漂流了。”

莫愁说：“年轻轻的女孩家胡说些什么！”

红玉显然是看了太多的诗词，太多的言情小说。莫愁坐在那儿沉思这位深闺弱质的小东西，非常感慨，不禁五内俱热，她过去摸了摸她的脉。

莫愁说：“四妹，平静一点儿。我念了几本医书，我觉得你是阳盛阴亏。人必须阴阳调和，才能健康。阳火上升，你身体的下部就太轻了，所以你觉得像漂浮一样。你需要的是把阴经提高。我想你若经常吃珍珠粉，按平常吃饭，想法儿叫血脉流通，很快就会好了。不要老是靠着药，人的身子是靠着吃五谷杂粮的。多喝粥，多吃青菜。咱们女人的根在肠子，男人的根往上，在心，肝，肺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女人要多吃蔬菜，男人要多吃肉的缘故。不过阴阳不仅仅是指身子，也指的是精神心思。男人有其当做的事，女人也有女人当做的事。看书太多，对咱们女人不好。什么都到了头上，就会阴亏。地为阴，是女人。脚要下地。咱们女人离不开的事是养孩子、做饭、洗衣裳。女孩子即使天生聪明，也要隐晦一点儿。看历史和诗当然好，但

也不要太认真。不然，越看得多，和日常的生活离得越远。你病了，我劝你不要再看小说。可以编织点儿东西，对女人有好处。”

红玉静悄悄地一言不发，听着莫愁的忠告，深为她的真诚所感。莫愁又接着说：“四妹，我还有另一件事告诉你。把一切事情看得开，比什么药都好。大概是这样儿，人越聪明，越缺乏耐性。我可不是当面儿奉承你，我说公道话，你的才气在我们姐妹之上。正因为如此，你就应当越发小心。你看了那么多才女美人的故事，她们之中有多少有好下场呢？古人说‘红颜薄命’，不过我却说红颜不见得薄命，而是聪明多才才薄命。后人看起来，很难说谁聪明，谁愚蠢。在人这一辈子，要一切事情任其自然，把一切看淡，不必多费心机。你若能学着对人生持这种看法，我担保你的病自然会消失于无形。”

红玉的眼里现在有了眼泪。她说：“好姐姐，多谢你告诉我这些话。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肺腑之言。”

莫愁伸出一只手，放在红玉的肩膀上说：“要吃珍珠粉，这是阴性的精华。要吃好久才行。现在睡一会儿吧。”

说完，莫愁就走了。

红玉想睡，但是却无法入睡。莫愁的话像一帖镇定剂，她开始想莫愁每一句话的意思，好像每句话都具有深意。她又想，别人都来看她，阿非和丽莲却没有来，于是更睡不着了。她的心思却按捺不住，想东想西，把那一天每一件事情都想起来。她把《三国演义》上周瑜临死说的那句“既生瑜而何生亮”改成“既生我红玉，何以又生丽莲？”

她开始想在历史和小说上看过的的美女，比如梅妃、冯小青、崔莺莺、林黛玉、鱼玄机、朱淑贞。这些故事之中，大都有一个不解人意的蠢汉子。阿非并不愚蠢。她知道阿非爱她，因为她和阿非是一齐长大，一齐青梅竹马玩儿惯的。可是她早熟，阿非却不是。阿非也不是古代佳人才子故事里风雅才子那一型。所以她若是“佳人”，阿非却不是“才子”。他作一副对联都不会，嘴里说现代学校流行的怪话。

电话、电影、英文词语，这些东西，他和丽莲都混用在嘴上，听来多么刺耳。

红玉念书的那所教会学校以教英语会话出名，但是她的中文太好，心思就不在英文上，因此英文不够好。她总觉得英语听来太古怪，她又过于敏感，她总怕发音发错。所以，虽然她很容易就学会念英语，也能懂英语的意思，但是从来不用心学说。脸皮薄的人是没法子学洋文的。在学校，同学们是以“密斯”某某相称的，她就独独反对这种称呼，她以为这样岂不等于说中文没有称呼小姐的办法吗？

最后，阿非是晚到了。曾家走时，他要去送木兰和丽莲，在门前又逗留了一会儿，木兰说：“你最好快去看看四妹。她病了。”他才进去。

所以阿非半个钟头之后才到红玉的屋子。他立在门口叫道：“四妹！”里面没有人回答。红玉在床上静静地躺着，脸背着他。他又叫，红玉还是不动。他用脚尖儿轻轻走进去，坐在靠近床的椅子上，静悄悄地等着。红玉一直一动不动，但是没有均匀的呼吸声，所以她不会是已经入睡。忽然她的肩膀抽动了一下儿，阿非听到她嚤嚤啜泣之声。立刻走到床前说：“妹妹，你怎么了？”她那啜泣之声提高到按捺不住的哭声，她猛然动了一下儿，把脸用枕头挡住。阿非扳她的肩膀，打算把她扳过来向自己。他说，“千不是，万不是，是我的不是。我原来不知道……”但没等他把话说完，红玉把他的手推开说：“别碰我，我不能像别人跟男孩子乱玩儿乱混。”

阿非说：“好，我不动，”说着往后退一点儿。又说，“你看，我坐在这儿。可是你得跟我说话呀。我发现你走了之后，并不知道你不舒服。妹妹，好了。”

红玉这时把脸转向他说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！别人可老早就知道了呢。”阿非脸上流露出无限的爱意，还带着一副可怜相，这样向红玉看着，直到红玉觉得怪不好意思。她原打算根本不和他说话，但是现在

阿非不回答，又显得后悔，又显得可怜，她未免心肠软下来，她说，“二哥，这一整天你的魂儿都飞跑了。我没有力气跟着你到处跑。你不觉得累吗？”

在红玉的话里，有对阿非关怀之意。阿非递给她一块手绢儿，红玉用手接过去，擦了擦眼睛说：“你不应当划船，我好为你担心。在水上多么危险。”

“危险？有什么可怕的。明天我和你划船。你静静地坐着，我给你划。”

红玉说：“不敢当！你爱划船，是不是？”于是引用早晨丽莲说的那句话，“‘在水上看是大不相同的’，是不是？”

阿非说：“不错呀。在船上看就是不一样啊。”

红玉说：“是啊，‘在水上看是大不相同的，在岸上的人好像是在高楼上一样啊。’你倒玩儿得很开心！”

阿非说：“你好坏。”

红玉说：“说实话，我不适于那样跟你玩儿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不能安静地坐下，像大人那么说话，就像立夫一样？你知道我不喜欢乱吵乱闹。自从在什刹海看见那个淹死的小姑娘我就一直怕水……没关系，将来我死了之后，还有人跟你玩儿，还有人爱划船，爱放风筝，爱电话，爱玩耍运动的呢。”

阿非过去，举起手来，做出要堵住她的嘴的样子。他大喊说：“你若再说，我就封住你的嘴！”

红玉用手去挡他，阿非一边要想呵她痒一边说：“你还敢不敢？你还敢不敢？”红玉开始求饶，说：“二哥，这一次饶了我吧。我再不敢了。”这时候，他俩可以说又成了小孩子，跟过去童年一起玩耍时一样了。阿非看见红玉因为笑而咳嗽得难受，就立刻停住。但是红玉说，“我去把这件事告诉‘密斯’曾。”

阿非对红玉一向特别体谅，因为她是自己漂亮的表妹，是青梅竹

马的伴侣，纵然有过错，爱发脾气，还是爱她，佩服她的才华，怜惜她的体弱多病。他说：“鸭子死了嘴还硬。妹妹，不管什么事，你若不占上风，你是不肯甘休的。”

红玉说：“都是我心胸狭窄嘴又尖刻的毛病。我告诉你，在我们几个姐妹之中，我最佩服三姐，人又聪明，又诚恳，又稳健。”

阿非回答说：“但是她对人没有二姐宽大，我还是更喜爱二姐。三姐那么沉稳安静，可是她一开始责骂我，我真怕她。我从来不怕二姐。我说，妹妹，你的脾气要改一改。”阿非觉得木兰最完美，他希望红玉能够像木兰。

红玉说：“我自己知道，但是人的脾气是改不了的。刚才三姐在这儿坐了半天，向我说了几句真心话。”

“她说什么？”

“她告诉我不要对事情太认真。这真是肺腑之言，是真心话。算你运气好，幸亏刚才她劝了我，不然现在我根本不会理你。”

阿非看见她通情达理了，心里很欢喜，于是说：“真的呀！那我应当去向她道谢。”阿非因为存心要逗她高兴，于是说，“妹妹，人人都夸你那对子作得好。我也觉得脸上有光彩。的确是比别人对得都好，连三姐对的在内。不过我也有一个对句，比你的还好。我若在那儿，大概会夺得魁元了。”

红玉说：“那么，说出来让我听听。”

“好吧，是这样：‘妹妹，我爱你你来你爱我。’”

红玉大笑。

红玉说：“好羞！好羞！韵都错了。你上洋学堂，连一副对联儿也不会作了。在古时候，你连进洞房都没有资格。来，我给你说个故事。据说在宋朝，苏东坡有个妹妹，嫁给了秦少游，秦少游会说英语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没关系。新婚的晚上。新娘让新郎作一副对联儿，若对不成，就

让他在院子里过一夜。那天皓月当空。她把门关上，隔着门对新郎说：‘闭门推出窗前月’。秦少游对不上，因为他上的是个洋学堂，于是只好在院里月光之下来回徘徊。新娘的哥哥苏东坡看见了，很可怜他，就捡了一块石头子儿投入院里的水缸。”

阿非问：“那是干什么？”

“他的意思是提醒秦少游对出下面这个句子：‘投石击破水中天’。”

阿非喊道：“妙极了！”

“等一等，可是秦少游当时没有明白苏东坡的用意，不知道究竟怎么样进入洞房。你知道后来他怎么进去的吗？”

“怎么进去的？”

“因为秦少游棒球打得好。所以他拿了一根棒子，用力在门上一打就进去了。”

阿非羞红了脸。他说：“在宋朝中国人还不打棒球哇。”

“我起誓，这个一点儿也不错。他甚至还说英语。新娘问他：‘你作的对联儿呢？’他回答说：‘达玲，而今在学校不学作对联儿了。我们只学打棒球！’”

阿非说：“你编这个故事特意来挖苦我！”又开始要搔她痒了。

红玉立刻求饶，说不再挖苦他，因为她怕的就是这一着。

这时候，红玉的母亲走进来，看见两个人又说又笑，心里很喜欢。

红玉告诉母亲：“三姐说我应当吃珍珠粉。”

母亲说：“若是真有好处，咱们也吃得起。”

阿非问：“是真正珍珠的粉末吗？一剂药要多少钱？”

他舅母说：“一百五十到两百块钱之间吧。”

阿非说：“四妹若能吃了身体好起来，这钱又算什么？我去告诉爸爸。”但是冯舅妈说：“不用急。”阿非又坐下。

阿非见这么漂亮的表妹躺在床上，脸那么雪白，轮廓那么清秀，脸上由爱和兴奋而灿若朝霞。他这是生平第一次觉得热情的火焰不可抑